

新民画廊俱乐部

吴湖帆先生及其传人的
书画精品

◆ 徐建融

梅景书屋书画展的举办暨作品集的出版,集中展示了吴湖帆先生及其传人的50余件书画精品,足以标志吴先生在“国画前途,愈形黯淡”(《对于现代中国画之感想》,1935年)的形势下,坚守传统的先进文化方向,不仅身体力行地继承、创新,并言传身教地传播、发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吴湖帆先生出生于甲午(1894)年。当时的画坛,风行“以沟通中西画学自命”的“折中派、改革派”,“驯至举国人士,群以(传统)国画为陈腐,忍坐视其沉沦消灭”;传统国画中,又风行“不拘绳墨,机杼从心”而荒废“规矩法度”,不肯“下真实功夫”而“欲侥幸成名”的“文人派”,“求如唐宋时代之聚精会神,辉煌灿烂者,不可复得矣”。吴湖帆坚定不移地守护着传统,而对于传统的认识,他又明确地表示:唐宋的“作家派”是“画学为之大昌”,“造成千百年来中国画学之整个地位与价值”的最大功臣,所以,“当然居国画学上最重要之地位,凡一切之伟大发展,能造成文化上之价值者,俱为此派心血之结晶,亦即为吾人所兢兢奋勉,冀能维持(传统)于不蔽者。”至于明清的“文人派”,在徐青藤、八大山人、石涛等个别的天才,固然有“超以象外,笔与神游”之妙,但若普遍地推广效颦,“风靡从之”,难免“堕入恶道,不可问矣”(《丑筌画读》)。这与后来陆俨少先生所说学石涛者“往之好处学不到,反而中了他的病”;傅抱石先生所说吴昌硕的画风“风漫中国……遂至荒谬绝伦,笑话百出”,正是同样的意思。

他的绘画,山水由董其昌,清四王的正统派入手,上溯明四家、元六家,直至北宋的董巨、李郭,南宗北斗,兼收并蓄,全无流派门户之见。贵在不拘形迹,以个性的心源取其神而遗其貌,以率意的用笔、用墨、赋色,结构堂皇的重峦叠嶂、云树楼阁,典丽温婉中郁勃着恢弘的气象。严重恪勤的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心平气和的惨淡经营、勾皴点染,气象高森的水墨丹青、金碧辉煌,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华境界,足以使作者和观者愁烦中具洒脱襟怀,满抱春风和气,暗昧处见光明世界,此心即晴空青天,涵养了对美好理想生活的追求和信心,正所谓“正恐天昏地黑间,霎时锦绣江山出”!他的花卉,取法恽南田的没骨法,淡雅的设色中,可见出柔劲的骨力,而形神兼备,活色生香的形象,恍惚氤沐着清晨的露气霞光。叶有向背,花有低昂,氤氲相生,发为余润。尤以重瓣的、并蒂的荷花,雍容艳逸;风娇的,雨秀的翠竹,清芬世泽,堪称画史的绝唱。偶作人物,则以规模宋人的名作为主。他的夫人潘静淑,亦以没骨花卉为专攻,格清而韵高,不仅闺阁画家中,管道昇以来,无人能与颀颀,就是并世的绝唱,画恽南田一路的,亦罕出其右。

梅景书屋的主人,以其特殊的因缘际会,以及家境、天稟和自强不息,既已成就如此,他“俯仰世变”,

虽自许“待五百年后人论定”,但名声既出,震动东南,仁人君子,咸推为画道中兴的旗帜,画学正宗的主臬。一时从游门墙者,户履日满,凡执翰请益,“未尝不循循善诱,谆谆乐导”。其中佼佼者,如朱梅邨、徐邦达、张守成、陆抑非、俞子才等,无不得其传授而能“各得师之一体,以擅胜场”,成为传统书画的名家高手。徐泽所及,其文孙吴元京以徐事作书法,深得“心正冠正”之理,不堕家风。一枝独秀的梅影高华,遂蔚为百花齐放的春色满园。

“情寄吴梅,香冷春怀抱;梦回芳草,绿遍地塘草”——这是吴湖帆在甲午(1954)年七月集宋高宾王、易彦祥的句词而写的一副对联,曾长年悬挂于梅景书屋的厅壁。这一年,恰是他的孙子吴元京的出生之年。弹指一挥,又是60年过去,中国正从苦难中崛起腾飞,传统的先进文化更得以大发展、大繁荣,吴湖帆当年堂皇孤高的中国梦也已变为毋庸置疑的现实,并不断地趋于圆满。因势利导,继往开来,“非吾党而谁欤”?于是,煌杰画廊携手元京兄及其哲嗣亦深君,遍访亲朋,多方征集,得以成功地推出这一画展和画集,庶使独抗高寒的梅影疏香成为遍满人间的春光共享。



▲ 朱梅邨 美人四景图

▼ 潘静淑 清供图



|俱|乐|部|点|评| 风雅的传奇

吴湖帆生长在一个动乱而多变的时代,与其同时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也经历着动荡和离散之厄。以书生之力挽历史潮流,岂非不自量力?然吴湖帆携手他的弟子们这么做了。吴湖帆的梅景书屋虽小,却勉力捍卫着中华传统审美的意境。

无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收藏,还是现代中国山水画创作,吴湖帆和他的传人所作贡献在学界和艺术界皆有定论,毋庸赘言。值得探讨的是,吴湖帆为什么能以一己之力成就这许多,除了自己已然为画坛宗师和鉴藏大家,其弟子亦能日后在中国书画的国际学术论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令人深思吗?

吴湖帆对传统的捍卫和继承不是迂腐地固守。他可目鉴唐宋,吟咏词章,也可西装革履,吞吐雪茄。他以饱览古今的眼光取传统审美之精华,同时以现代都市文化精英的姿态呼吸着世界潮流的气息。他的画,有传统之精雅空灵,无旧时之颓唐平庸,且时以绚烂明丽之色,呈现诞生于自由商业之都的海派文化的郁郁生机。

可以说,时世造就了吴湖帆的传奇,吴湖帆也造就了一个时代的风雅。
林明杰



▲ 吴湖帆 云表奇峰

▼ 吴湖帆 并蒂莲



俱乐部展讯

作品都是极其罕见的孤品。同期展出的还有王季迁、徐邦达、朱梅邨、陆抑非、张守成、俞子才、潘静淑等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也都精彩纷呈,得到了著名美术评论家徐建融先生、吴湖帆嫡孙吴元京先生等众多学界前辈顾问的指导帮助,这次画展,对于关注和收藏海派绘画重要作品,尤其是梅景书屋作品的

收藏者而言,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展览时间:2月22日至4月21日 联系电话:021-62514084

展览地点:上海市愚园路356号甲 网址:www.hjgallery.com

邮箱:hjgallery@tom.com 主办单位:上海煌杰画廊

海上印社

刚健婀娜的皖派元祖邓石如

◆ 韩天衡 张炜羽



“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是清代杰出书法篆刻家邓石如针对印章篆法、章法布局的疏密虚实关系,所提出的蕴藏着丰富美学思想的至理名言,后长期被运用到方寸之间。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古浣。安徽怀宁人。出身贫寒,年少采樵贩饼之余喜摹习父亲邓一枝的印章与隶书。邓石如性好奇山秀水,一筇一笠,日行百里。尝攀庐山绝顶,断粮八日,摘野果充饥。他体魄强健,青壮时夜宿僧舍,力搏群匪,颇具游侠之气概。邓石如三十多岁时书印作品得到了安徽寿州循理书院院长梁巘的赏识,便推荐他到南京大收藏家梅镠家中修学深造。邓石如在梅府纵观历代金石碑帖文字,砥志研思,寒暑不辍,临摹秦汉及李阳冰碑碣篆书各达百本之多,继学《说文》与汉隶,旁涉三代钟鼎铭文及两汉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使书艺有了“一日千里之效”。在扬州复得名士程瑶田的指授,逐步确立了自己刚健婀娜、刚柔相辅的风格。乾隆末,邓石如策驴北上,在京城其书作深得刘墉、朱珪、陆锡熊等名臣与鉴赏家的赞赏,叹为:“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户部尚书曹文植更誉其四体书为“国朝第一”。其弟子包世臣也亟力揄扬,在书学论著《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将当时九十一位书法家的作品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九等,并将乃师的隶书、篆书推为“神品”,分书和真书列为“妙品上”,可谓无出其右,奠定了邓石如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

邓石如大胆地以长锋柔毫作篆,融秦汉石刻、碑额与李阳冰为一炉,并打通了篆、隶之间的壁垒,富有创造性地将古隶笔法揉合其中,使线条婉畅姿纵中有提按、转折、方圆等丰富的变化,风格雄奇郁勃,可谓旷代绝诣,远轶古今,开启篆书一代新风。而他的篆刻也得益于书法上的造诣。

邓石如刻印初受何震、梁裘和程邃的影响,随着自己个性化篆书风格的成熟和“印从书出”全新创作审美观的确立,邓石如大智大勇,打破了“白文用汉,朱文用宋”的传统禁忌,尝试着将其娴熟的、极富弹性与张力的小篆笔法融入印作之中,并在章法上“计白当黑”,开合险绝,小中见大,气象雄道,绚烂堂皇。他在刀法上所施的冲披手段,酣畅洒脱,使作品表现出浓郁且丰厚的笔墨情趣和强烈的虚实对比感,为印坛开创出气局宏阔、刚柔相济的全新面目,被印学界奉为“皖派”篆刻的元祖。

作为清代两大篆刻流派的创始人之一,邓石如的意义在于冲破了丁敬等浙派印人“印内求印”的藩篱,并一反浙派篆求方、尚切刀、重工稳内敛的风格,而突变为篆用圆、施冲刀、求瑰丽外拓的印风特征。他以亲身的探索与实践,开启了崭新的“印从书出”篆刻创作理念,为后世印人表现个人书风、刀法情趣等个性发挥方面作了多方位有益的启示。像晚清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大家均由借鉴邓氏而获得创变和成功。邓石如印作遗存为数不多,且带有开山者特有的生涩感,也为继承者吴熙载等将“皖派”向完善、定型、精熟的发展提供了空间。